

## 論文習作

## 莊子與韓非子的寓言比較

許桂鄉\*

## 一、前言

先秦時期的莊子和韓非子，在寓言的用法上，文學一般特點上，雖然相類似，但他們二人的政治觀、人生觀、審美觀卻不相同，他們的思想內容、作品的取材來源也多有不同。本文即從二人的寓言特色及其取材、思維等特徵進行比較。

## 二、莊子與韓非子的生平簡介

莊周大約生於西元前三百六十九年，卒於西元前二百八十六年，一生處於戰國中期，是宋國被稱為「蒙」這個地方的人，父親早亡，家道中落，母親含辛茹苦供其在私塾念書，與惠施同鄉同學，讀書時就常常因為縱情山水，與飛鳥、樹木、水中魚蝦為伴而上課遲到，被先生責罰，一輩子只有很短的時間做過一次掌管漆園的小吏，是一位貧困的平民性格的無業學者。<sup>1</sup>

韓非約生於西元前二百八十八年，卒於西元前二百三十三年，出身韓國貴族，從小受到很好教育，生來口吃，不大善於講話，但文筆超強，與李斯同學於荀況門下。讀書時就因為聰明被李斯嫉妒，作為貴族學者曾多次上書韓王，要求變法圖強，以改變韓國的頹勢，但不被採用。秦王無意中讀到其文章〈孤憤〉、〈五蠹〉，大為讚賞，感歎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王出兵攻打韓國，韓非臨危受命出使秦國，希望說服秦王存韓伐趙，秦王很高興，與之長談，三天三夜不倦，可是沒等到秦王充分信任和任用，就被他的同學李斯讒害，被迫在獄中服毒自殺，年僅四十七歲。<sup>2</sup>

## 三、寓言定義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寓言」一詞最早出現在《莊子》。《莊子·雜篇·寓言》中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又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晉人郭象注：「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清人王先謙《集解》云：「寄寓之言，意在於此，而寄於彼。」這些解釋指出了中國古代寓言的一些本質特點，即它們是「寄寓之言」，要有一定的寓意，這種寓意通過他人、藉以表現。

---

\* 東海大學進修部法律系三年級

<sup>1</sup> 陳龍〈比較莊子、韓非子寓言〉，《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2期。

<sup>2</sup> 陳龍〈比較莊子、韓非子寓言〉，《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2期。

在歐洲，「寓言」專指「借動植物生活來說明人生道理的故事。」事實上，歐洲寓言也是以動植物故事為主的，這一點跟我國自先秦以來人物寓言就占很大比重的情況不同。現在人們大體上認為寓言是通過簡短的故事來寄寓某個道理，具有哲理性、激勵性、警世性、幽默性見長的一種文學體裁，內容主要是表達民眾在生活中體悟和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哲理或講述某種道德觀念、行為準則等。

從發展史的角度看，戰國是我國寓言空前繁榮，和迅速發展的時期。隨著社會和經濟的大發展，戰國時期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新氣象，代表著不同政治集團、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學術流派的知識份子，紛紛登上政治舞臺，縱論社會治亂之道，宣傳自己的真知灼見。為了增強宣傳、論辯的效果，他們刻意注重文采和技巧，常用現實的或歷史的故事作比喻來說明問題，這些故事，就是我國的早期寓言。

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寓言作家，諸子學派中就有很多寫作寓言的能手，並最終產生了莊子、列子、韓非子這樣的寓言大師。<sup>3</sup>

#### 四、莊子與韓非子的寓言特色

##### (一)莊子的寓言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莊子》原有五十二篇，今有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為莊周自著，《外篇》十五篇及《雜篇》十一篇為莊子門徒及後學所作，可能也雜有莊子自己的作品。除《刻意》、《繕性》和《天下》三篇沒有寓言外，《莊子》其餘三十篇作品都有數量不等的寓言，共有約二百二十七則。主要有：

〈鵬徙南冥〉、〈蝸與學鳩笑鵬〉、〈列子禦風而行〉、〈莊周夢蝶〉、〈庖丁解牛〉、〈螳臂擋車〉、〈接輿狂歌〉、〈叔山無趾見仲尼〉、〈相濡以沫〉、〈夫子問于老聃〉、〈抱甕丈人〉、〈河伯與北海若〉、〈埴井之蛙〉、〈莊子釣于濮水〉、〈鷓鴣與鷓鴣〉、〈莊子妻死鼓盆而歌〉、〈莊子夢空骷髏〉、〈津人操舟若神〉、〈不材山木免伐〉、〈莊子見異鵠(螳螂捕蟬)〉、〈莊子過惠子墓(匠石運斤)〉、〈莊子貸粟于監河侯〉、〈任公子釣大魚(惠子與莊子言)〉、〈無用之用〉、〈堯讓天下〉、〈孔子見盜蹠〉、〈舔痔得車〉等篇目。<sup>4</sup>

##### (二)韓非子的寓言

<sup>3</sup> 熊華敏〈莊子和韓非子寓言藝術的比較〉頁 58，《太原大學教育學院報》2009 年 3 月，第 27 卷第 1 期。

<sup>4</sup> 熊華敏〈莊子和韓非子寓言藝術的比較〉頁 58，《太原大學教育學院報》2009 年 3 月。

《韓非子》一書有五十五篇，大部分為韓非本人的作品，也有一些是其門人整理、創作的。與莊子相比，韓非子寓言的分佈更為集中，全書共有三百二十多則寓言，絕大多數見於《儲說》和《說林》中，其中，《儲說》一共集中了二百多則寓言，數目幾乎與莊子全部寓言相等，《說林》中集結了近七十則寓言。主要有：〈唇亡而齒寒〉、〈楚王好細腰〉、〈典冠者〉、〈宋人疑鄰父〉、〈紂為象箸〉、〈一鳴驚人〉、〈涸澤之蛇〉、〈老馬識途〉、〈揚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衛人嫁子〉、〈三虱食彘〉、〈海大魚〉、〈齊人見河伯〉、〈公孫鞅重輕罪〉、〈管仲斷死人〉、〈吳起倚車轅〉、〈吹竽(濫竽充數)〉、〈周主亡玉簪〉、〈西門豹佯遺轄〉、〈子產離訟者〉、〈老聃之言失魚〉、〈衛人之夫妻禱祝〉、〈濟陽自矯而二人罪〉、〈楚兵至而陳需相〉、〈侏儒之告惠文君〉、〈秦伯嫁女〉、〈楚人鬻珠(買櫝還珠)〉、〈墨子為木鳶〉、〈棘刺之猴〉、〈鄭縣人卜子之妻為禡〉、〈郢人燕書〉、〈鄭人買履〉、〈自相矛盾〉、〈守株待兔〉等篇目。<sup>5</sup>

## 五、韓非子與莊子寓言的取材

### (一)韓非子

《韓非子》寓言，在取材上，有民間故事引用與加工，有神話故事的引用和加工，有歷史故事加工改造以及直接創造等來源<sup>6</sup>。據統計，其繼承神話傳統的寓言只有五則，占總數的百分之一強；改造加工歷史故事的寓言兩百六十則，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六；直接創造的八十則，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弱，<sup>7</sup>造成各取材來源與所占比例有所側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與韓非子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個人的身世、經歷、性格等息息相關。

#### 1.取材古代神話、民間故事的引用與加工

韓非寓言有取材於古代神話、民間故事的引用與加工，王煥鑣說：寓言無論在內容上、寫作藝術上和神話傳說是分不開的。<sup>8</sup>公木也說：神話是寓言的搖籃，然而韓非取材於此的寓言並不多，僅有五則。其中純引神話的一則，繼承神話傳統、以動物為題材的四則，僅占總數的百分之一點四六。在《韓

<sup>5</sup> 熊華敏〈莊子和韓非子寓言藝術的比較〉頁 58，《太原大學教育學院報》2009 年 3 月。

<sup>6</sup> 宋興昌、朱衛國〈韓非子寓言的取材及成因〉頁 69，《西安歐亞學院學報》2010 年 2 月，第 8 卷第 2 期。

<sup>7</sup> 公木著《先秦寓言概論》頁 137~138 云：「在韓非子三百四十則寓言故事裡，屬於繼承神話傳統的共有五則，其中純引神話的一則，動物題材的四則，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弱，改造加工歷史故事成為寓言的二百六十則，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六，引述民間故事和把諺語、格言故事化的七十五則，約佔百分之二十二。」二者之說略異。

<sup>8</sup> 見王煥鑣著《先秦寓言研究》頁 1，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非子》寓言中，屬於繼承神話傳統的還有〈涸澤之蛇〉、〈虺有兩口〉、〈鬪鳥飲水〉、〈三虱爭訟〉四則。<sup>9</sup>

韓非以動物為敘事物件的寓言故事取材曾受到莊子的影響，但影響不大。莊子加工改造的神話，寓言立意異想天開，形象千姿百態，撲朔迷離氣勢宏大，而韓非取材於神話的寓言故事少之又少，僅五則，而且其寓言的形象不過是其論點的表述或例證，主旨很明確，雖然也運用誇張的手法，但不像莊子那樣，「用心恢奇，逞辭荒誕」，還是以現實主義的需要為參考與出發點。<sup>10</sup>

## 2.取材歷史故事的加工和改造

公木在比較《莊子》寓言和《韓非子》寓言時說：「莊子是用想像的羽翼翱翔於超越現實的無何有之鄉和恍兮惚兮的幻境。而韓非子則是把思想的觸鬚伸向浩瀚的歷史長河和紛亂擾攘的現實世界。」<sup>11</sup>可見《韓非子》寓言的題材主要來源於對歷史故事的加工改造。這些歷史故事主要來自於《左傳》、《國語》、《晏子春秋》、《戰國策》和《呂氏春秋》等書，如：〈獻公假道伐虢〉、〈楚靈王行僻自用〉、〈桓公不聽忠臣〉、〈重耳過曹〉、〈慶封為亂〉等根據《左傳》改編而成；〈不死之藥〉、〈樹難去易〉、〈溫人之周〉、〈智伯索地〉、〈樂羊食子〉、〈海大魚〉、〈鄭袖剽美人鼻〉、〈大成牛謂申不害〉、〈韓昭侯行法〉等篇來自《戰國策》；〈桓公服紫〉、〈齊景公奔疾〉、〈狗猛酒酸〉、〈社鼠〉等來自《晏子春秋》；〈私積聚〉、〈知伯將伐仇由〉、〈子春愛信〉、〈吳起攻亭〉、〈文王獻地〉、〈桓公見小臣稷〉等則來自《呂氏春秋》。要說明的是，來自不同史籍的歷史故事，韓非用以加工改造的方式也不同：對源出於《左傳》的故事，韓非大都經過了改寫，或壓縮或擴充，有的改變情節，有的改變思想；來自《戰國策》的故事韓非大多採取摘錄的形式，有的全文摘錄，有的稍加改動；在採用《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中的歷史故事時，情節大多完全相同。<sup>12</sup>

## 3.直接創作

韓非除了繼承、轉化神話故事，加工改造歷史故事之外，自己還親自創作，虛構創造寓言。他常常將富有哲理的諺語、格言，賦予具體的形象，加以故事化，形成自己的寓言：為了闡釋老子「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的

<sup>9</sup> 見公木著《先秦寓言概論》頁 137~138，濟南：齊魯書社，1984 年。

<sup>10</sup> 宋興昌、朱衛國〈韓非子寓言的取材及成因〉頁 69，《西安歐亞學院學報》2010 年 2 月，第 8 卷第 2 期。

<sup>11</sup> 見公木著《先秦寓言概論》頁 135，濟南：齊魯書社，1984 年。

<sup>12</sup> 宋興昌、朱衛國〈韓非子寓言的取材及成因〉頁 69，《西安歐亞學院學報》2010 年 2 月。

格言，韓非虛構了寓言名篇〈扁鵲見蔡桓公〉，爲了闡釋老子「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的格言，韓非虛構了〈詹何前識〉的寓言；爲了解釋格言「罪莫大於可欲」，韓非子虛構了〈豐狐〉、〈玄豹之皮〉的寓言；編造〈紂爲象箸〉的故事，來說明「見小曰明」的道理，編寫〈壽焚書〉來解釋〈老子〉第六十四章中「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複衆人之所過」等等，這樣把微妙難解的語句和格言加以形象化和故事化的寓言，《韓非子》中較多，不再一一贅述。韓非子自己虛構、創造的寓言數量相當可觀，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弱。如果說早期寓言的創作只是無意識的，並非作家的自覺，那麼韓非子這種把微妙難解的語句和格言加以形象化和故事化，加工成爲成熟的寓言，這種創作顯然具有了自覺性，流露著作者主觀思想的痕跡。<sup>13</sup>

## (二)莊子

《莊子》寓言題材比較廣泛，來自自然的、歷史的、現實的，應有盡有；《韓非子》寓言題材比較單一，多來自歷史故事。《莊子》中的寓言，據統計，共二百六十一則，其中取材於動物或植物的有三十四則，取材於人物的有二百二十七則。在人物寓言中，直接與莊周其人有關的故事十四則，人物與動、植物參半的故事五則，只有人物形象(包括傳說人物、歷史人物、虛構人物等)的達二百零八則。<sup>14</sup>如：黃帝、神農、渾沌、離朱、河伯、海神等都直接取材自神話傳說，鯤鵬、鳳凰、海鳥等動物形象也有原始神話傳說的蛛絲馬跡。歷史人物，如孔子、老子、列子、顏回、曾子、許由、宋榮子、孫叔敖等，他們在《莊子》寓言中出現，多不是還原性描繪，而是或多或少地改變了歷史的真實性，成了新的人物形象。《莊子》寓言爲了表達的需要，還隨意驅遣，虛擬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名字，如無所謂、孟子反、大公調、無窮、無始、子祀，等等。

六、韓非子與莊子相近處，都用寓言闡述各自的社會發展

### 1.莊子

莊子從自己萬物無時不在變化這一哲學觀點出發，提出人類社會也是不停地發展變化，那種用前朝思想和制度治理當世的行爲是愚蠢的，《莊子·天運》有一則寓言〈顏淵問魯國太師金〉：你覺得我先生孔子推行周禮的做法怎麼樣？太師回答：你先生周遊列國，在宋、衛、商、周、蔡、陳等國或被驅

<sup>13</sup>宋興昌、朱衛國〈韓非子寓言的取材及成因〉頁 69，《西安歐亞學院學報》2010 年 2 月。

<sup>14</sup>蔣振華〈關於《莊子》寓言定分種種〉頁 45，《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9 年。

逐、或被羞辱、或被圍困，狼狽不堪，他就不知道一個簡單的道理：水上划船，地上行車，如果把船划到陸地上，船就划不動，古今如水陸不同，周國和魯國如船和車不同，你先生企圖把周朝的制度用在魯國，就如把船推到陸地上行走，不但徒勞，還會禍害國家，他不知道時變事變，事隨時變的道理。這則寓言之後，莊子緊接著又用〈東施效顰〉繼續諷刺儒家的復古。

《莊子·盜匪》第一個寓言寫孔子去規勸盜匪改惡從善，反被盜匪大罵，說孔子之流，花言巧語，妄稱文武，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搬弄是非，用假仁假義的孝悌迷惑人，換取自己功名富貴，儒家稱道的「先聖們」全是十惡不赦之人；黃帝殺人盈野，是戰爭狂；堯不慈、舜不孝、禹偏癱、商湯篡權、武王伐紂……罵得孔子灰溜溜出門，手腳皆抖，手執韁繩，三次落地，目不見物，面如死灰。莊子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在《莊子·應帝王》裡有很生動的描繪：明王之治，功蓋天下，好像與自己無關；化育萬物於不知不覺，使天下各得其所，自己卻無所事事。而理想的君主的形象是：睡覺時安閒舒緩，清醒時逍遙自在，不在意別人稱其為馬為牛，從不受外物的牽累。

《莊子·應帝王》篇末有個寓言，講混沌的故事：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相約到中央之帝混沌處作客，混沌待之甚殷，二帝為報答混沌，說人皆有七竅，用作食、息、視、聽，子獨沒有，請嘗試鑿之，於是日鑿一竅，七日鑿成七竅，但混沌死了。

莊子用混沌比喻真樸的民眾，用倏、忽二帝比喻為政者，為政者今天設一法規，明天設一政令，盤剝人民，使人民災難深重，求生艱難。<sup>15</sup>

## 2.韓非子

韓非生活在一個急劇動盪的時代，日益強盛的秦國不斷擴張，周邊國家包括韓非的祖國韓國危在旦夕，為求生存，這些國家一會兒連橫，一會兒合從，國際關係風雲變幻，國家間軍事攻伐此起彼伏，受此影響，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十分尖銳，在這麼一個糟糕的社會現狀面前，韓非正視社會矛盾，主張變法圖強，發展農耕，建設軍隊，以法治國，賞罰嚴明，君權至上，建立鞏固的中央集權，在法治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社會秩序《韓非子·顯學》批判當時最為顯赫的儒、墨兩個學派，說他們明據先王，必定堯舜是「非愚則誣」的行為，韓非在《難勢》篇說：「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待越人之善游者以救中國之溺者，溺者不濟矣！待堯舜之賢治當世之民」，猶

---

<sup>15</sup> 陳龍〈比較莊子、韓非子寓言〉，《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2期。

待梁肉而救餓，待遠者而救溺。

《韓非子·五蠹》有一個著名寓言「守株待兔」，後人多用它諷刺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行爲，其實韓非用它的原始本意是諷刺那些企圖用先朝禮法，先王說教治當世之民的不合時宜者。而「自相矛盾」這個寓言，且在《韓非子·難勢》中被用來說明儒家的賢治與法家的勢治互不相容，因為按照賢治的原則，賢人的言行是最高典範，不該再有什麼東西約束；法治則規定法是治國的最高原則，一切人的言行都應該在法令的約束之下，不可禁的賢與無不禁的法就構成了矛盾，於是賢治與法治兩不相容就很清楚了，這個寓言在《韓非子·難一》中被用來駁斥儒家對堯舜的歌頌。儒家有一個津津樂道的故事：堯爲君主時，歷山這個地方的農民爭奪田地，舜就到歷山耕田，一年後，這裡的農民就不再互相爭奪田界了；黃河邊上的漁民爭奪魚場，舜就到那裡當漁民，一年後，漁民就互相謙讓了；東夷這個地方的製陶工人做出的陶器粗質爛糙，舜就去這裡製陶，一年後，這裡的陶器變得精美了。孔子讚歎說：這些並不是舜的職責，但舜都去糾正敗壞的風氣，可見舜的誠信和仁愛，這是聖人德化的典範。韓非駁斥說：孔子不是稱道堯是聖人嗎？聖人明察在上位，該使天下無奸，天下無奸，舜有什麼可做的呢？但現在是舜去糾正敗壞的種種風氣，說明堯的統治有失誤，既有失誤，怎麼可稱作聖人呢？因此「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盾之說也。」<sup>16</sup>

#### 七、韓非子與莊子寓言內容不同之處

##### (一) 莊子寓言講得特別多的內容是養生

<斥鴳笑鵬> 是<莊子>第一篇《逍遙遊》的第一個寓言故事。講有幾千里那麼大的大鵬及小到指頭那麼丁點的斥鴳，雖然彼此都很自得，但他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仍然有所依賴，人要獲得真的自由，只有破除功、名、利、祿的束縛，進入無憂無慮的境界，從而與自然萬物相呼吸，與天地陰陽共變化，使人性順應自然自性，這就是宇宙心胸，這就是莊子認爲無所依賴的真正自由，是莊子養生最高境界。

<望洋興嘆>出自《莊子·秋水》，借海若與河伯的對話講人不應該局限在狹小空間洋洋自得，應該知道天外有天，宇宙無窮，從而平靜心態，敞開心扉觀照萬物。

<sup>16</sup> 陳龍<比較莊子、韓非子寓言>，《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2期。

〈泥塗曳尾〉、〈鷗鳥與腐鼠〉兩個寓言也出自《秋水》篇，前者說楚王派兩位大臣持厚禮重金聘請莊子去當宰相，莊子說：聽說楚國有一隻大神龜已死去三千年，人們把它的龜殼放在大廟上天天供奉，你們說這隻烏龜是情願死掉，留幾塊骨殼受人供奉，還是樂意活著拖起尾巴在泥地爬？兩位大臣面面相覷之後，異口同聲回答：「寧願活著在泥裡爬」，莊子哈哈大笑：「我也要拖起尾巴在泥裡爬！」後者說莊子的同鄉同學惠施在梁國當相，突然聽說莊子已到梁國並欲謀其相位，於是驚恐萬分，派人在城中搜查，莊子坦然地進宮見惠施，說：「有一種鳥叫鵠芻鳥，從南海飛到遙遠的北海，一路上千山萬水，但是它非梧桐不歇，非竹實不食，非甘泉不飲。有隻貓頭鷹正在吃一隻腐爛的死老鼠，看見鵠芻鳥從頭頂飛過，驚惶失措地抬起頭大叫：『嘿！你敢來搶我的死老鼠？』老同學是拿你的梁國相位來嚇我吧！」這兩則寓言表明莊子視官場如墳墓，如腐鼠，他寧可選擇貧窮的自由，也不要富貴的束縛與扼殺。

《莊子·列禦寇》中《舐痔得車》這個寓言，也表明莊子類似的心志：曹商是莊子的同鄉同學，受宋王之命出使秦國，去的時候只幾輛車，由於秦王賞識，賜給他百輛馬車，曹商回到宋國，故意帶著浩浩蕩蕩的車隊到莊子破爛的小屋前炫耀說：「住鄉間破屋，織草鞋謀生，餓得面黃肌瘦，這是我的短處；拜見大國之君，得到百輛馬車的厚賞是我的長處」，莊子不動聲色地反唇相譏：「秦王招人醫痔瘡，說能挑破痔瘡的賞車一輛，用舌頭舐痔瘡得車五輛，治病的手段愈骯髒，得的車愈多，你是給秦王舐痔瘡吧！怎麼會得這麼多車？」莊子用這個寓言尖酸地諷刺官場上的官僚們如逐臭之蠅，吮痔舐癬，不以為恥，反而洋洋得意。莊子清高的形象也特別鮮活，後世學人多有讚歎和效仿。

莊子養生的方法，主要是順其自然，該生的時候我生，該走的時候我走，來不喜，走不悲，莊子妻死，他鼓盆而歌，遭惠施責罵，莊子不以為然；莊子自己將死，弟子欲厚葬，莊子不許，囑咐弟子只要落土安葬即可，他認為屍骨被鳥啄，被蟻啃，都是返還自然，何必捨此求彼呢？莊子實際上是淡淡的悲傷者，他看穿了人生有亡國之恨，刀槍之災，離別之苦，相思之愁，勞作之累、饑寒之患。在《至樂》篇中借骷髏之口說人死之後，無君於上、無臣於下，沒有了四季勞作奔波，沒有饑寒交迫，即便當國王，也不會這樣無憂無慮，這樣快樂，死亡是進入天堂的快樂逍遙，誰會再去追求人間勞苦呢？<sup>17</sup>

（二）《韓非子》寓言在內容上講得最多的是治國方略，以及駕馭臣民的權術

---

<sup>17</sup> 以上參陳龍〈比較莊子、韓非子寓言〉，《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2期。



韓非應該是古今少有的高揚君權至上的旗手，這面旗子上寫著「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這成了歷代謀求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家的座右銘，韓非諄諄告誡君王們，要想穩坐天下，就必須獨掌權勢，防止大臣過分顯貴和過分威風，虎豹戰勝百獸，靠爪牙之利，人主統治萬民，靠威勢。威勢是人主的爪牙，人主一旦失去爪牙，將被人制，威勢的具體體現是賞與罰的權柄，賞罰大權由君主獨掌，決不允許臣下越官而有功；也不允許陳言而不當，更不許蒙蔽君主；越權而行則死，陳言不當則罰。

君主治國，首先是治臣，要彰明法度，制大臣之威，使大臣不得違法專權，不得互相吹捧，狼狽為奸；不得假借忠信之名，昏主壞法。君主要防止被大臣蒙蔽和誘惑，要求大臣言行一致，態度鮮明，既不能亂說，也不能沉默。（《韓非子·南面》）

在治服大臣的基礎上，可採用連坐法治民，他在〈制分〉一文中說：民眾相聚而居，約五十戶一里，一人犯罪，同里有罪，相連受罰。人們怕受牽連，就互相監視，惟恐別人違禁，自己遭罪。監督的人多了，奸人就不敢放肆作惡。這就是後世保甲制的由來。「連坐法」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讓人們互相制約。這種辦法雖然有違「一人做事一人當」的公理，但是在政治法律制度還很幼稚的二千多年前，也還不失為一種建立有序社會的積極辦法。然而這種辦法一旦被濫用，人類將沒有親人和朋友，「他人就是地獄」，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可悲的是這種人人自危的生存關係，在現當代還在演繹，人們希望建立友好的人際關係，但不得不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sup>18</sup>

### （三）韓非用了許多寓言故事來分別說明這些統治術

有一則寓言說：衛國在嗣為君王時，有一個囚犯越獄逃到魏國，為魏襄王的王后治病，衛嗣君聽說後，派人以重金買回囚犯，可是往返五次魏王都不同意，衛嗣君於是決定用左氏這個城池交換囚犯，大臣們議論說，用一個城池換一個囚犯，值嗎？嗣君說：你們不知道，治國不能忽略小事，動亂不一定因大事而發，不立法威，執法不嚴，就是有十個左氏城池也沒有好處；立法威，執法嚴，就是失去十個左氏城池，也沒什麼害處。魏王聽說後，深深地感慨說：衛嗣君下決心從嚴治國，我們不滿足他的要求會惹麻煩的，於是用車子把囚犯白白送回了衛國。小懲不懼，嚴法易行，韓非針對這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用許多寓言說服君主，以法治國，從嚴執法。

<sup>18</sup> 陳龍〈比較莊子、韓非子寓言〉，《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2期。

又有一則寓言說：吳起被魏武侯封為西河地區的守官，這是與秦國接壤的邊境，秦國在邊境線上建起一座高高的碉堡，對行人和種田的農民形成威脅，吳起決心攻下這個碉堡，但是就為這點小事徵集軍隊又不值，於是他想了一個辦法：把一根並不太重的車轅立在西門外，說只要有人把它抬到南門外，就給他上好的田地和宅院，圍觀的人都不動，不相信有這種好事，有一個人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把車轅抬到了南門外，果然如數得到賞賜；後來吳起又把一石紅豆放東門外，說有人把它搬西門外，照樣賞給上好的田宅，於是圍觀者相爭，這時吳起下令：明日攻碉堡，最先攻上去的人，任命為國家官員，並獎賞最好的田宅。第二天一早，人們爭相拼命，很快就攻下碉堡。韓非認為，賞和罰是國家最銳利的武器，君主要牢牢把握它，切不可輕易示人，臣民不過像牛羊，只要有肥美的青草，它們就會跑去。<sup>19</sup>

#### 八、各自借由寓言表達心理感受與思維

##### (一) 莊子追求一種超脫世俗羈絆、個體精神自由馳騁的境界

莊子面對權貴當道、社會黑暗的局面，他寧願在艱難貧困中享受靈魂的灑脫，也不願在榮華富貴中喪失為人的氣節。在「莊子釣魚濮水」這則寓言中，他明確表示寧可做拖尾於淤泥中的活龜，也不願成為裹著綢緞祭於廟堂之上的死龜，身心自由是他生命的至高主題。他不僅自己選擇拒絕富貴權利的誘惑，同時還希望別人也能那麼做，這從他的多則譏諷寓言中可以看出。透過「舐痔得車」這則寓言，莊子毫不猶豫地對那些喜歡阿諛奉承、花言巧語恭維權貴的人進行了諷刺和批判，表達了自己的厭惡與蔑視。曹商使秦，得車百乘，便向莊子炫耀，並以自己的富貴得勢，奚落莊子的貧困無勢。曹商的洋洋自得、恬不知恥、大言不慚，活現出一副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嘴臉。面對曹商的譏諷炫耀，莊子不動聲色地說了一個秦王召醫治病的故事，通過側面的比照來說明曹商的富貴，完全是靠不擇手段的卑鄙行為取得的。「所治癒下，得車愈多」，把為國君服務的人比做「舐痔者」，這種諷刺、挖苦，可以說厲害到了刻毒的地步。《莊子》一書中，有一些寓言故事，不是要說明某種道理，而是藉以抒發某種感受。這則寓言顯然是對醜惡卑鄙的社會現象的揭露和諷刺，抒發自己對追逐利祿行為的鄙夷與憤慨。莊子筆下曹商的形象，概括了天底下所有靠逢迎拍馬、巴結獻媚而升官發財的人的特點。莊子好像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對世俗中的蠅營狗苟，投以冷峻的目光。在莊子看來，人為

---

<sup>19</sup> 陳龍〈比較莊子，韓非子寓言〉，《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2期。

了名利富貴而趨炎附勢，溜鬚拍馬，就像「舐痔得車」一樣，是非常醜惡的，也是非常可憐的。莊子鄙視這些人，覺得這些人活得太累，太不值得。可是這些人卻自鳴得意，向人炫耀，其精神境界何其低下。莊子對曹商的諷刺挖苦，辛辣有力，淋漓痛快，大有糞土話侯、草芥利祿的氣概。它針砭了惡劣世風，鞭撻了世俗小人，表現了莊子清高孤傲、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精神境界。<sup>20</sup>

### （二）韓非極力推銷自己的思想

韓非除了推銷自己的思想外，也致力於對民眾現實生活的具體指導，積極昂揚的現實主義精神，貫穿著《韓非子》寓言故事的始終。「紂爲象箸」講了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的故事：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鏹，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曹邱，臨酒池，紂遂以亡。（《韓非子·喻老》）

跟故事中的箕子一樣，韓非子高瞻遠矚，熱心于治國平天下。《韓非子》一書是他政治理想的集結，書中類似於「紂爲象箸」這樣勸諫統治者，爲統治者鞏固地位出謀劃策的寓言故事，比比皆是。如「典冠者」說明了越官則死，不當則罪的道理，提倡維護統治者的絕對權威，同時宣傳嚴苛的法家思想。「楚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說明了上行而下效的道理，提倡統治者隱藏個人的欲望、好惡。「唇亡而齒寒」，講述了小國不聯合而被大國各個擊破的教訓。「公孫鞅重輕罪」，是爲了說明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的道理，提倡重刑罰。「吳起倚車轅」、「周主亡玉簪」、「西門豹佯遺轄」等，都是在講述統治人民的智慧。寓言用巧妙有趣的方式講述淺顯的道理，莊、韓寓言都爲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很多方法指導。

### （三）莊子與韓非子不同宗旨

《莊子》寓言的宗旨是勸誡有識之士要保持精神自由，追求擺脫塵世羈絆的境界，所以多是「惠子、莊子言無用之用」、「莊周夢蝶」、「舐痔得車」這樣一些志向高遠和崇尚自然無爲，反對熱心於政事，拘束於權勢的故事。《韓非子》寓言則大多講述更好地生活在現實之中的方式，如「楚人鬻珠（買櫝還珠）」，告訴人們不能只注重外表而忽視了真正的價值所在；「守株待兔」，諷刺不勞而獲的心理，告誡人們要尊重實際，勤勞持家。

<sup>20</sup>岳利梅〈莊子寓言的社會批判精神〉，頁13，《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10年03月。

## 九、結論<sup>21</sup>

從上述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莊子與韓非子寓言的使用，有其特性與共同處，可概述於下：

1.莊子的寓言大多與其個人精神自由，處才與不才之間養生、君王無爲等思想，借由寓言生動形象的描繪。

2.韓非子的寓言相較於莊子，不同之處，是他的寓言多是講治國方略，以及駕馭臣民的權術，故其解道、德、理概念思想，期對君權至上，以法治國的政治思想及法、勢、術三者結合的統治思想。

3.他們二人的寓言共同性，是對後代都有很大的影響。因其語言造意高深，兩千多年來廣泛流傳，對中國文化影響頗鉅，他們的一些寓言故事，已經家喻戶曉，是婦孺皆知，且也已凝聚轉化為成語，進入中國人的語言寶庫，被後人世代代廣泛的運用。如《莊子》中：〈越俎代庖〉、〈螳臂擋車〉、〈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庖丁解牛〉、〈東施效顰〉、〈舐痔得車〉等；《韓非子》中〈買櫝還珠〉、〈守株待兔〉、〈殺豬教子〉、〈老馬識途〉等。這些成語不但增強了我們語言的表現，也使得我們的文化，更加深厚。

## 參考書目

- 1.邵增華註譯，《韓非子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1990。
- 2.陳鼓應註譯，《莊子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1999。
- 3.王煥鑣著，《先秦寓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4.公木著，《先秦寓言概論》，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
- 5.陳龍，〈比較莊子，韓非子寓言〉，《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2期。
- 6.熊華敏，〈莊子和韓非子寓言藝術的比較〉，《太原大學教育學院報》，2009年3月，第27卷第1期。
- 7.宋興昌、朱衛國，〈韓非子寓言的取材及成因〉，《西安歐亞學院學報》，2010年2月，第8卷第2期。
- 8.蔣振華，〈關於《莊子》寓言定分種種〉，《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
- 9.岳利梅，〈莊子寓言的社會批判精神〉，《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10年3月。

---

<sup>21</sup>參見岳利梅〈莊子寓言的社會批判精神〉，頁13，《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10年03月；陳龍〈比較莊子，韓非子寓言〉，《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12期；宋興昌、朱衛國〈韓非子寓言的取材及成因〉，《西安歐亞學院學報》2010年2月；三家的說法。